



## 五日峨眉

### 行雲

峨眉山乃普賢菩薩道場，既是佛教聖地，又因山色秀麗，故亦為名山。郡志描寫峨眉山「雲鬢凝翠，鬢黛遙裝，真如臻首峨眉，細而長，美而艷。」此類描述並不見得貼切，凝重深邃是山的氣質，何來嬌美之態。若以「峩者高也，眉者秀也，峩眉者高而秀也」來繪畫則較為恰當。況且古人指出峩眉「高出五岳，秀甲天下，震旦第一山也。」可知高而秀正是峩眉山的特色。

我喜歡峩眉山，除因係佛教名山之外，也因其山勢怡人，深藏遠大，可漸進攀登，沿途流連，易覓客舍，不忙趕路，故不必急於蹴達峰巔。峩眉巍峩，山脈綿互曲折，沒有華山的險阻，也沒有黃山的奇峻。從任何一處看，峩眉山都顯得十分平凡，但對峩眉的美，要靜心才能體會的。只見林谷疊疊，幽深致遠，給人一股淡素自然的感覺，每經一處必要慢慢欣賞，如果匆匆行色，捷足金頂，不免有負峩眉，領畧不到其中的韻味。

所以，在此次旅遊中，我們計劃行程三天上山，兩天下山，平均每天可走四十華里，需七八小時，邊走邊看山色，並不見得辛苦。較吃力的地方是高山多雨，泥漿路滑，且有些山坡只是小

石堆砌為階，很不好走，沒有竹桿或木杖支撐借力，身軀易失平衡。從報國寺出發上山，順道參觀建於明代的廟宇，寺內有佛，仍保存香火痕蹟。那座比人還高三倍的紫銅塔刻有四千七百多尊佛像和華嚴經全文，最能吸引我們的注意。

因為由成都來峩眉縣，再轉乘公共汽車到報國寺，擠得要命，翻騰了半天，人又餓又累，休息後選擇走汽身路那一段路上山，只能走一程便到龍門洞，再轉入清音閣。此山路比較平坦易上，從這裏開始上山有一個好處，上山跟落山路不同，來去便可把峩眉山的途徑給全包了。由公路轉入龍門洞，可觀千仞石壁，松谷深溝和百尺飛瀑，對峩眉山一開始即能產生景仰之情。過深溝吊橋，已見遊人坐於樹下休息，有一七旬過外老婦向我們討銀，她也是朝金頂進發的，但她有頗嚴重的白內障痛，靠手杖摸索上山，目的求福，我們甚感動，掏腰包是樂意的，算是廣結善緣吧。

還沒見清音閣，已聞急喘流水之聲從遠而近，漸聽到澎湃音浪，震耳欲聾。只見兩道山泉從牛心亭分左右湧流而出，沖擊岩石直瀉下來，由於斜度小，成不了瀑布，許多遊人在匯合處濯足

，我們也不甘後人，水涼如雪，一下子累意全消。憑亭四望，下面巨石在急流中露出猶如心形，故有牛心之稱。由於地處幽谷之中，上有松林呼嘯，下有山泉帶風，故清爽如早夏逢雨，滌盡一切塵垢。想起西冷印社所藏宋人「十六應真圖」卷，應真者即阿羅漢之舊譯，畫十六個羅漢在山水之間。竹林、芭蕉山石、潺潺溪水，與有坐於崖石上持經誦讀者，有溪旁結跏趺坐者，有扶竹杖而立者，形成一幅超塵脫俗的圖畫。大抵遠離塵俗之地，借自然山水一隅，可得清淨的感染。離亭不遠有十來個以亭閣入畫的學生，他們全神貫注筆墨，與我們的享受則有所不同。

時候尚早，還可再走一程，由清音閣至洪椿坪十二華里，路人漸少。遊客多從報國寺步抵清音閣，下榻於此一宵，明天便下山或更向金頂邁進。路上見到幾個工人吃力揹着石塊上山修路，也代揹行李上山。有一個挑夫老是跟着我們，希望賺一點工錢，他染上感冒，我這裏帶有銀翹解毒片，贈藥之後答應讓他把行李揹上洪椿坪。其實我們的行李不過是兩三件內衣和一些方便用品而已，本意爲了讓他有賺取生活費的機會。

必經一線天黑龍江棧道，曲折通幽，才能抵洪椿坪。踏進棧道，俯視深澗，溪水晶瑩；巉巖蔽阻，別有洞天。古蜀出山的暗渡途徑今天成爲妙境之地。卒達洪椿坪，原是古寺如今變了旅舍，入庭院，觸目「椿坪曉雨」四個大字，有蘇軾筆意。大雄寶殿保存如來佛像，四下則空無羅漢，只留座基，以殿之設計而論，昔日曾有漪盛風貌，頗具宏偉結構。這時早聚合一批登山者，約有百來人，都是預備在洪椿坪過夜。打水洗抹的，輪候睡處的，佔桌吃喝的，人聲哄嚷，好不熱鬧。此時六合漸暮，吃了飯，我們給安排睡在大雄寶殿上棧房。人走過木地板，產生嘎嘎然之聲，配合搖曳燭光與四週樓簷，把我們帶回古代生活去了。

洪椿坪至洗象池共五十華里，一條非常艱辛的山路，那九十九道拐，左曲右彎的，名字聽起來已知不是味兒。上了山坡又下坡，霧濕路滑，草木皆濡，滿足泥濘，走得很慢。有幾段路峭崖

凌空，更要留神，我們空手而走亦感吃力，雖天氣陰涼汗仍如雨下，壺裏的水早給喝光。路上常遇猴兒討吃，驀然出現三五成群頗難應付。有遊人給其爪所傷，因猴兒受騙跟隨取物，老羞成怒。此證猴兒亦有本性，不可以獸類相欺也。來去跳躍叢林之中，自有天地。走了六小時才到達洗象池，冷杉重重，煙霞千里，峭壁森然，白中透綠，群山在虛渺之間。坐在寺院階前捉摸那些飄過去的雲絲，峨眉山寺院基本結構大同小異，依山傍築，也沒有特別引人入勝的地方，除了大殿仍存佛像、橫匾，四壁空空如也，所有地方都變成遊人住宿之地。瞧那佛前油燈，相對四下黑沉沉，已談不上信仰供奉，只視之爲一種照明而已。清音閣以上廟宇無電力供應，水源不足，糧食自山下送上來亦頗費人力，衛生條件欠善，昔日和尚清修，人稀而頗具自給自足，現在遊客雲集，俗物充塞而未能擴展有序，一切均變成破壞。我們歎惜之餘，惟有全心全意來體會深入高山的風貌。既無魚罄之聲，更無僧衲，空有佛教名山之稱，失色之味自是當然所感的事了。

入夜，聽到室外人聲嘈雜，原來議論有一個城建系教授從雷洞坪小亭失足掉下懸崖，大抵意料不測，這個突然的消息使人無法入睡。加上房板在大風中吱嘎作響，後來更是雷電交加，大雨滂沱，打着窗戶屋頂，整座木架結構的大殿震動。我乾脆起來靜坐，但求一絲安寧。

次日清晨，一片靈光，萬里無雲，可遠觀山下蜿蜒河川，雖居高山之上，猶感距地甚近，一場雷雨把所有塵埃洗刷去掉，可憐墮崖屍首不知已否讓山洪沖走。想此，登山脚步踏着泥濘石階不禁沉重起來。走了兩小時，好不容易抵達雷洞坪，那裏早聚集一些遊人，吱喳談論人掉下去的悲劇。下臨深谷，最少有千仞，由於樹木掩蔽，並不嚇人，亭子一半懸空架在石上，坐觀四野，一片遼遠，風光倒是開曠得很。古代崖邊築亭，雖然險象橫生，其取地與山景融合的藝術，造意不能不說是高雅的。只見山下有許多人在搜索，但斷崖處處，根本無路可通，更難尋覓。我們心裏頗感不安，雖山色一片玲瓏，冷杉臨迎，無奈舉步乏力，心若有志礙則與面前景物不能交匯，境亦爲無。人往往心隨境轉，受

盡牽引，大抵煩惱因此紛沓而至。

由雷洞坪開始，脚下亂石堆砌爲階，每一踏步必要小心立足點，否則踩空或滑溜，談不上邊走邊看山景了。這段路一直向上爬，名爲七里坡，真的一點兒沒錯，既陡且長，好不容易到了平坦泥路的太子坪。只見冷杉密集兩旁，霧濕沾襟，迷濛漫漫，眼前白亮一片，視而不見物，如入五里霧中，猜想遠方已無高地，距離金頂不遠了。

非常使我們失望，光禿的山頭除了一座二層木蓋的大屋之外，只餘一座給電極焚燬的磚廟，上無瓦蓋，四幢頹牆，頓時百感交集。廟裏原供奉的普賢菩薩鑄像，現移放大屋客棧門口，所跨的象也給擱置一旁，有婦女老人等燒香膜拜，滿臉虔誠，在人來人往之中顯得異常突出。我恍然大悟路上爲何遇上不少老婦，雖幾經辛苦，惟持堅強的禮佛信念，終達金頂，在這時剛放寬宗教信仰的日子頗不尋常。可惜這裏已經毫無宗教廟宇的環境與氣氛，大抵信徒心中只能存着峩眉金頂原是普賢菩薩的道場而已。

漫天白雲飛絮，臨崖俯瞰，河天一色，根本無法辨認。絲絲雲霧給金頂峭壁攔着，四方散去，有些沿壁而上，瞬間不知所踪。靜觀環繞身邊的雲霧，只覺猶如飛越半空，白茫一片。這時陸續上山的人倒有百多個，年青男女佔多數，笑語嘈雜，顯然大家都爲登達金頂而興奮。

午飯過後，人們集合在客棧前面的平地上圍坐聊天，等候觀看佛光。很幸運，當天有太陽，待三時後陽光西斜便可以看見。太陽在金頂的西北方照射下來，向山下雲海望去，便可發現一輪彩虹光圈，因爲我們處於太陽與雲海之間，站在金頂可投射影子到光環之中，曾有信徒爲此而躍身崖下，自以爲進入佛光境界。以今日科學解釋乃明白其中的自然現象，但這樣的奇景仍然使人歡欣狂喜。他們或俯伏山崖邊，或圍站在鐵線欄前，太陽給雲遮了，光環消失，呼聲此起彼伏，當陽光再現；緊張嚷叫之聲，不絕於耳。有些人因站立位置偏差看不到，你鑽我擠好不急騰騰的，假如憑欄鐵線有地方斷裂，真不敢想像有多少人掉下崖底

去。

一夜無眠，風聲很大，且由板隙窗縫鑽進來，好不冷人。我朦朧中換了一次燈芯，添了點油，當給雜亂腳步聲弄醒已是五時，準備看雲海日出了。堆積如雪的雲海還未發白，仍是灰黑卷卷的，風刮得凌厲刺骨，受不了，只有躲到客棧憑窗眺望，靜觀晨曦的變化。漸見雲海白裏透光，密蓋山川河流，如浪濤一層一層。天空雲絲如帶，受到金黃光彩照耀，充滿生氣，爛漫一片。

自金頂下山，天還沒全亮。重蹈原路先抵洗象池，轉入初殿、息心所，再下萬年寺。萬年寺是峩眉山最完整的廟宇，有鎮山之寶的普賢騎白象銅鑄巨像，重六十二噸，八百年歷史了，藏於無樑磚殿內，人與獸配合協調，造型精緻和諧，大小如真。遊人多在此寺中停宿，我則喜近水之地，故選擇清音閣，幾天來沒洗過澡，和衣浸在山泉中，因整天趕了七十華里的路程，身心俱疲，此時讓沁入心頭的清泉貫透全身，能消多日來的倦意。

第二天由清音閣往華嚴寺而去，至雷音寺、伏虎寺，然後直抵山麓，回報國寺。所經寺廟，闕無人居，亦無菩薩香火，落得四壁蕭條。古剎橫匾高掛，寺名仍存，惟有廟無佛，有佛無僧，鐘鼓黯然，廊廓寂靜成一避雨之所而已。

（上接第7頁大悲咒試譯）

前優越方便。通俗佛教寓理於事，依無相說相，「假名假法，施設言說」，烘雲托月，顯菩提心，爲衆生破無明殼，於平易處見高明，如觀音經、千手經、地藏經、藥師經等，有待達人志士，共同落力，爲之整理，推尋幽邃，解惑破疑，發揚真風。

一九八三年癸亥歲端陽寫於紐約大學近東系並

誌紐約莊嚴寺觀音殿奠基千蓮台啟用安靈盛典

普願怨親同生淨土甘露徧灑人華